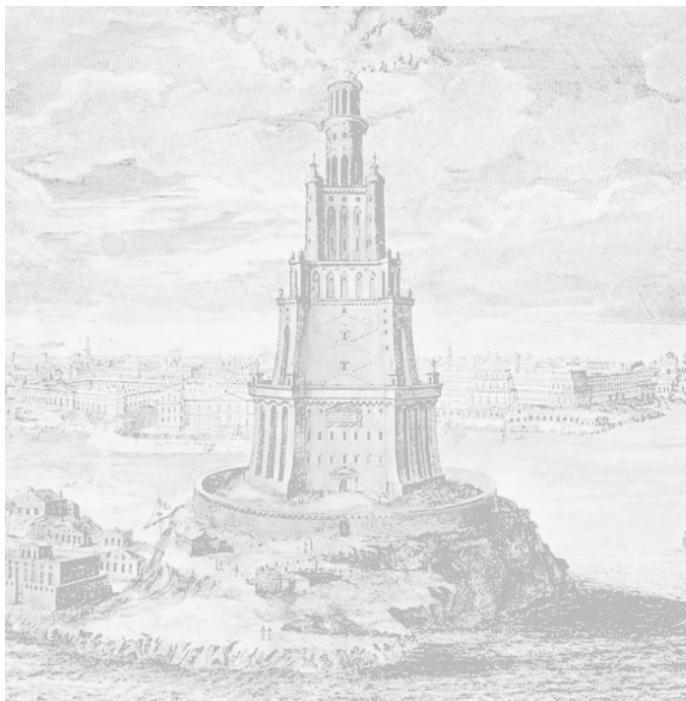


环地中海学刊

Journal of the Mediterranean Rim Studies

第 4 辑

马晓霖◎主编



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主办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环地中海学刊. 第 4 辑 / 马晓霖编. -- 北京 :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5. 7. -- ISBN 978-7-5090-1912-2

I . D815. 9-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5GF9090 号

书 名：环地中海学刊 第 4 辑
作 者：马晓霖 主编
出 品 人：李双伍
策 划 编辑：刘娟娟
责 任 编辑：魏银萍 徐嘉璐
书名题字：宣 勇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 70-9 号
邮 编：100009
邮 箱：ddsjchubanshe@163.com
编务电话：(010) 83907528
 (010) 83908410 转 804
发行电话：(010) 83908410 转 812
传 真：(010) 83908410 转 80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4.25
字 数：173 千字
版 次：202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25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090-1912-2
定 价：79.00 元

法律顾问：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 钱汪龙律师团队 (010) 65542827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历史与文明

- 3 比较视域下的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
现代化 / 韩建伟 /
- 29 16世纪西班牙王室教育用书里的中国：
以太子菲利普教科书为例 / 李晨光 /

观念与思潮

- 45 结构、制度与规范：东地中海地区国际关系的
演变 / 邹志强 /
- 74 环地中海学三大体系建设杂谈
——“环地中海学建设学术研讨会”纪要
/ 李兴刚 /

政治与外交

- 93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中国对阿
拉伯国家医疗援助六十年 / 贺凡熙 孙德刚 /

热点与治理

- 129 “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型
表现 / 王佳尼 /
- 148 从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看其“向东看”

战略

/ 武桐雨 /

外论选译

177 文化外交与软实力重构：摩洛哥的证据

/ 安德烈亚斯·伍斯特 卡塔琳娜·尼古拉 乔桂强 (译) /

200 17—18 世纪地中海与大西洋间的人员流动、网络建设和空间联系

/ 瓦伦蒂娜·法巴罗 刘冬 (译) /

Contents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 3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Middle Eastern Islamic Countrie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Han Jianwei /
- 29 China in the 16th-Century Spanish Royal Educational Books: A Case Study of Prince Philip's Textbooks / Li Chenguang /

Concepts and Trends

- 45 Structure, Institutions, and Norms: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 / Zou Zhiqiang /
- 74 Miscellaneous Talk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Major Systems of Mediterranean Rim Studies: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Symposium on Mediterranean Rim Studies Construction / Li Xinggang /

Politics and Diplomacy

- 93 From “Giving a Man a Fish” to “Teaching a Man to Fish”: Sixty Years of China’s Medical

Assistance to Arab Countries

/ He Fanxi Sun Degang /

Hotspots and Governance

- 129 The Manifestations of Türkiye's Foreign Policy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Arab Spring

/ Wang Jia'ni /

- 148 Iran's "Look East" Strategy: A Perspective from Its Accession to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 Wu Tongyu /

Translations of Foreign Discourses

- 177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Soft Power: Evidence from Morocco

/ Andreas Wüst Katharina Nicolai
Qiao Guiqiang (Translator) /

- 200 Personnel Mobility,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Spati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Atlantic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 Valentina Favarò Liu Dong (Translator) /

历史与文明

比较视域下的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

内容摘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加强中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本文以中东伊斯兰国家为案例，先后比较了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选择自觉、政治制度本土化创新、经济普惠包容性增长三项议题。本文认为，现代化道路是否具有自觉性是决定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因素，政治制度的本土化创新对政治现代化的平稳有序推进至关重要，而经济普惠包容性增长是政治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三项议题是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共同关切，双方需要在求同存异基础之上加强交流与合作。本文试图超越西方现代化的话语偏见与视野局限，立足于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经济通史”（项目批准号：21&ZD246）的阶段性成果。

代化的客观实际，从双方现代化的比较中发现共性话语，加强现代化理念的交流与经验共享。

关键词：中国 中东 伊斯兰 现代化

作者简介：韩建伟，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类型的现代化共同构成了世界现代化进程多样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当前，中国重视与其他国家围绕现代化加强发展合作与经验交流，这就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类型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学者们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生发动力、道路启示、时代价值、文明逻辑、世界意义等展开了诸多探讨，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也作了较多比较，但仍缺乏有关中国式现代化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比较案例分析。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具有更多的共性，如都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都是尚在探索中的、未完成的现代化，都属于“并联式”现代化等。^② 当前，深入厘清中国与某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异同，有助于在经济合作的框架下，进一步扩大双方在现代化道路、理念与路径等方面的交流，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对外传播。

从比较对象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既可以与某一国的现代化作比较，也可以与某一具有整体文化属性的区域的现代化作比较，如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中东地区因民族、宗教、部落及殖民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② 任仲文：《何为中国式现代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第55—57页。

遗产等因素的影响分化为大小不等的 20 多个国家，但绝大多数国家拥有共同的伊斯兰文化，有统一的历史且都遭受过被殖民统治，这使得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相似的主题与关切。因此，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增进对两种现代化中的共性问题的认识，拓展共同关心的话题，从而进一步深化合作。

一、既有研究及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比较议题

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理论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其理论、范式、概念逐渐被吸收借鉴，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早期现代化研究主要体现为中国学者对本国及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初步认识及知识框架的建立。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独立的文化观及价值取向，对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研究体现出尊重其本土历史文化、不唯西方现代化为尊的理性自觉。以罗荣渠先生为代表，他将中国现代化放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东亚现代化进程等多层次的比较视野下，重视文化基因对中国现代化独特性的塑造作用，展示了中国学者在现代化研究上的自觉意识。^① 但随着专注于具体国家及区域的现代化研究的兴起，不同国别、区域的现代化研究之间形成了无形的壁垒，使得跨区域的比较现代化研究日渐势微。近年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学界又掀起了比较现代化研究的热潮。

相对而言，国内学界已经对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作了较多比较，其通常涉及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存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在哪些差异？中国式现代化在哪些方面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黄民兴、马超对九种西方代表性现代化模式作了细致比较，揭露了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血与火”的暴力过程，而中国式现代化在很多层面都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①王增智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证伪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解构了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之魅，丰富了对现代化的认识”。^②欧阳康认为，世界现代化由最初的西欧模式、北美模式、苏东模式，逐渐衍生出东亚模式、拉美模式，而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二重性，代表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发展道路。^③张浩、邹志鹏认为，与西方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人民性、超越性与自主性，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宽了路径。^④

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思路通常是寻找差异，但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比较研究通常更侧重于寻找共性问题，目的是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从中国视域构建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比较框架，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反观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找到两类现代化的共通之处，同时跳出西方现代化的话语偏见与视野束缚。西方一直认为自身现代化模式具有普世性，忽视其他国家及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超越西方现代化视域的束缚，尊重人类历史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化进程的多维性，是设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比较议题的应有内涵。在具体操作层面，需结合不同比较对象的特点，综合双方的核心关切及共有话题进行设置。

① 黄民兴、马超：《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5—22页。

② 王增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蕴及其意义》，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3—20页。

③ 欧阳康：《世界现代化历程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载《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9期，第5—18页。

④ 张浩、邹志鹏：《在比较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载《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11—18页。

以中东伊斯兰国家为例，其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点：现代化道路选择自觉性问题、政治制度本土化创新问题、经济普惠包容性增长问题。这三个核心问题既关系到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成败，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

第一，道路选择自觉构成了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比较基础。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都面临西方现代化的压倒性先发优势，在现代化道路上存在是以模仿为主还是坚持自主性的选择问题。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化转型中，都面临着外来模式对本国传统的挑战。如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度遭到否定，但在过去 40 余年中，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弘扬，且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相贯通，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共同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与实践自觉。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主题是如何对待伊斯兰教传统文明的问题。上千年 来，伊斯兰教已经与大部分中东国家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文化范式深度融合，因此，当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外来现代化模式时，如何面对并处理伊斯兰文明遗产体现着其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自觉性。“中东是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地区，而伊斯兰文明的特点是它强烈的政治性和伊斯兰精神深入到社会体制和社会生活之中。改革运动都要环绕着伊斯兰教而显示出它的政治分野。”^① 中东伊斯兰国家对待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关系的态度，深刻影响着各国现代化的命运，这在本质上是现代化道路选择自觉性的体现。

第二，政治制度本土化创新奠定了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比较的政治基础。西方现代化理论习惯从非西方国家缺乏民主制度的角度来推导其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但中国与中东伊斯兰

^①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05 页。

国家都有悠久的文明发展历史，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如果照搬西方模式或某一外来模式，易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实践证明，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转型都体现出结合自身国情的特征，融合了本土传统与现实需要等多重因素。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证明了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以政治协商为特色的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活力。中东伊斯兰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政治制度，其治理效果的差异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是否在充分尊重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实需要进行创新，政治制度是否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公正性并得到大多数国民的认可。

第三，经济普惠包容性增长是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比较的经济基础。普惠包容性增长是2007年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的经济发展概念，其不仅指经济增长速度，也指经济增长方式，主要目的是通过构建公正、平等的投资环境及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繁荣，最终达到减贫目的。^①普惠包容性增长理念虽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当前，真正实现普惠包容性增长的国家并不多，特别是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普惠包容性通常关系其政治稳定。实际上，提升经济的普惠包容度是当前大部分中东伊斯兰国家推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共同富裕理念，在建设普惠包容经济上进行了可贵的、富有成效的探索，但同时面临一些挑战。这使得进一步建设普惠包容性经济成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共有议题。

这三项有关现代化的比较议题是中国与大部分中东伊斯兰国家都需要深入思考及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构成了双方现代化比较

^① Elena Ianchovichina and Susanna Lundstrom, “Inclusive Growth Analytics: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771771468180864543/pdf/WPS4851.pdf>.

的重要方面。这同时是一个开放性的比较框架，其内涵可结合双方的现代化实践而进一步丰富。

二、道路自觉是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道路代表着方向，现代化道路自觉体现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自己是谁”及走什么样现代化道路的理性认知。在西方现代化的先行示范与压力下，大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都曾经以西方为改革蓝本，但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折。这也促使很多国家重新选择现代化道路，并促进了其选择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自觉意识的觉醒。

罗荣渠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意识经历了“中体西用”“西化”“中西互补”的阶段性变化。^①这深刻总结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自觉意识的生成与进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但未触及封建王朝的根本制度，是为“中体西用”；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志在全面效仿西方现代化模式，但遭遇了挫折，是为“西化”的尝试。但中国人对西方现代化模式“顶礼膜拜”的时间并不长。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的知识分子就主张用中华文明“补助”西洋文明。孙中山则“一贯主张把中国固有文明与近代西方新文明结合，才能使中国‘驾乎欧美之上’”。^②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经开始从自身文化属性与身份认同出发思考中国的出路。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没有实现独立，现代化道路自觉意识缺乏现实能力的支撑。只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

^② 同①，第291页。

并成立了新中国后，中国式现代化才具备了现实基础。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全面学习苏联现代化模式，但中国逐渐认识到，任何一种外来模式如果不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都不会成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改革开放，首次提出要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这被视为反急躁冒进、反照搬西方经验的理论概括。^①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觉意识逐渐清晰，既不盲目学习外来模式，也不排斥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同时重视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找寻认同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结合转化，融会贯通为独树一帜的现代化新文明，最终形成了兼容并蓄、开放进取且富有创新精神的现代化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表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②“两个结合”在本质上解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何不同于他国现代化，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高度的自觉。

现代化是否具有道路自觉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同样至关重要。因毗邻欧洲，中东伊斯兰国家开启现代化的时间较早，但其现代化进程曲折复杂，现代化模式基本都属于混合型。西方现代化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曾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但都没有令该地区全盘西化或者走社会主义道路，这表明伊斯兰教传统文明及每个国家的特殊国情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迄今很多国家仍然徘徊在宗教与世俗、西化与本土化的两难选择之中，对现代化道路缺乏成熟的认知。按照伊斯兰教融入现代化的不同方式，中东伊斯兰

① 文世芳：《“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小康”思想的发轫》，载《北京党史》，2018年第2期，第44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18页。

国家现代化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将伊斯兰教视为现代化的对立物，试图全面世俗化并彻底取代伊斯兰教。如土耳其凯末尔改革、伊朗巴列维改革、阿富汗阿马努拉改革，都效仿西方现代化道路，以世俗化为基本特征。^① 另外，突尼斯的早期现代化也属于全面世俗化类型，但突尼斯不是效仿西方现代化模式，而是效仿苏联走宪政社会主义道路。时任突尼斯领导人布尔吉巴打击宗教势力、没收宗教地产、关闭宗教学校，被称为“突尼斯的阿塔图克”。^②

第二类是将伊斯兰教与外来模式相调和，试图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模式，以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为代表。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于 20 世纪上半叶，并在二战后蔚然成风。二战后，不少新生的阿拉伯国家受到苏联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向往，且认为其与伊斯兰教并不矛盾。但“阿拉伯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思想成分复杂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由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个别原理组成”。^③ 这些国家在坚持真主绝对信仰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理论中主张公平、正义的思想产生共鸣，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源在于伊斯兰教。代表性的如埃及纳赛尔社会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自管社会主义、利比亚卡扎菲伊斯兰社会主义等。

第三类是海湾君主国现代化模式。以沙特阿拉伯为例，“固有的宗教地域特征决定了它必须把伊斯兰教作为立国之本”。^④ 其他海湾君主国独立后，也坚持伊斯兰教对民族国家建构及社会伦

① 彭树智：《二十世纪中东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第 81—97 页。

② 李竞强：《突尼斯的阿塔图克——论哈吉卜·布尔吉巴对现代突尼斯的塑造与贡献》，载《丝绸之路》，2010 年第 14 期，第 104—106 页。

③ 彭树智主编，王铁铮、黄民兴等著：《中东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399 页。

④ 同③，第 392 页。

理价值塑造的基础性作用，并在油气资源的高收入基础上形成了伊斯兰-石油现代化模式。该模式本质上体现了部分中东国家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本土文化内核实现了有机融合。

从现代化实践的效果来看，前两类现代化模式大多在某一阶段出现动荡、断裂或急剧反转，而对伊斯兰教否定越彻底的国家，其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可能性越大。“伊斯兰复兴运动实际上是反对把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奉为圭臬，主张走伊斯兰特色的现代化之路。”^① 凯末尔去世后，土耳其开始探索向西方多党民主制转型，但引起了党派之间的恶性竞争，导致政坛动荡、经济出现危机，不仅多次引发军人干政，而且唤起了民众的伊斯兰情结，使得伊斯兰政党逐渐走入政坛中央，土耳其开启了宗教与世俗共存的现代化模式。^② 伊朗巴列维王朝全盘效仿西方的“白色革命”和独裁统治，最终葬送了王朝统治并建立了现代伊斯兰神权政体。^③ 伊斯兰革命使得伊朗现代化完全转向“伊斯兰模式”。阿富汗的西化改革也很快失败，并为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同样，在以世俗化推动现代化改革的突尼斯，其伊斯兰复兴运动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酝酿并对其政治转型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由于对社会主义理念缺乏真正的了解，那些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大多与理念发生严重脱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一度推行以国有化、土地改革为代表的经济社会政策，其初衷是通过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与再分配，实现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这被称为“全能型国

① 刘小芳：《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中东现代化进程的排拒和促进作用》，载《科教文汇（上旬刊）》，2007年第1期，第174页。

② E. Fuat Keyman,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urkey: The AKP Experience and Its Limits”,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2, 2010, pp. 312–327.

③ 刘中民：《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从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看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深层原因》，载《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78—83页。

家治理模式”。^①但是，国家无孔不入的控制与领导人魅力型政治塑造了高度威权的政治体制，使得新的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重新形成巨大的不平等。而国家主导所导致的经济低增长、低效率、腐败、普遍贫困等问题，限制了经济发展的创造力与活力。因此，这些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纷纷放弃国家主导而转向市场主导，推行私有化改革并实施对外开放，但在转向对外开放后，它们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依附性重新加强。“这些选择‘民族主义发展道路’以及某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基本上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模仿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但它们从来也没有真正脱离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也没有真正摆脱贫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②因此，这些中东伊斯兰国家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具有一定的不成熟性、依附性特征。

但以海湾君主国为代表的第三类国家，却在动荡多变的中东地区保持了长期稳定。概括而言，支撑海湾君主国现代化进程平稳推进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石油地租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始终自觉地将伊斯兰教融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这些国家在选择性借鉴了某些西方现代化元素的同时，一直将伊斯兰教作为立国根基，并充分发扬了伊斯兰教中的积极因素，使得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海湾君主国的现代化模式也证明将伊斯兰教视为现代化对立物的观点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换句话讲，采用海湾君主国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倾向于认为伊斯兰教具有其无法剥离的文化属性与身份认同，因此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上更具道路自觉。

综上所述，是否具有足够的道路自觉对一国现代化的成败至

^① 韩志斌、李铁：《“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探究》，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4期，第30—31页。

^② 陈万里等：《二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道路案例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

关重要。通过比较发现，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都曾受到外来模式的影响，但结果并不相同。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觉还体现为：在兼收并蓄世界各现代化模式有益经验的同时，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最终完成“中国式”的适应性转化。而除海湾君主国在油气资源基础上能够保持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自觉意识与能力外，大部分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自觉还不够成熟。一些国家对伊斯兰文明及其精神遗产的认知存在偏差，或完全否定，或试图全面恢复；与此同时，对外来模式的理解不够深入，导致伊斯兰教与外来模式的嫁接难以契合本国实际。这导致一些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跌宕起伏，不仅易发生剧烈转型，且长期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进而造成其在现代化进程中屡遭挫折。

三、政治制度本土化创新是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共同诉求

世界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多元的，各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契合本国国情。西方现代化理论通常无法解释非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逻辑。以“阿拉伯之春”为例，西方学界惯用民主转型范式对其进行成效评判；而部分中东伊斯兰国家在实现经济增长后，却未依循西方路径发展出代议民主制，这一现象同样超出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解释范畴。^①

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制度现代化都呈现出基于本国

^① Kunihiko Imai and Aysegul Keskin Zeren,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Arab Spring and Its Afterma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 Vol. 34, No. 2, 2017, p. 35.

国情的独特性，进而凸显了政治制度的差异性。新中国成立后，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被确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不断发展与完善。事实上，中国立足自身国情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政治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从理论层面对其作出全面总结并提出完善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渊源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中国古代民主政治思想与实践。^①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遵循社会主义民主本质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协商传统、重民参与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深度融合，并实现对西方民主模式的批判性超越。^②

中国的政治制度以本国国情为基础，兼顾民主与集中，形成了包容性的政治架构，对维护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经验对观察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有启发意义。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大多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尽管有民主的机构及宪法，允许政党的存在，设立议会，制定宪法，实行民主选举，在形式上建立了与西方国家相似的民主政体，事实上却是威权政体或偏威权的混合政体。纳赛尔时代以来的埃及、阿萨德家族统治下的叙利亚、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萨利赫时代的也门、布尔吉巴及本·阿里时代的突尼斯等都属于此类。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基本上都出现了政治动荡或政权更迭。其中原因很复杂，有的国家受制于深厚的威权主义传统，如埃及；有的国家

^① 张锦花：《思想渊源·理论逻辑·价值向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多维阐释》，载《西藏发展论坛》，2023年第1期，第27—28页。

^② 孙越、刘焕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维度研究》，载《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11期，第27页。

因部落政治因素影响深远，导致民主制难以实现国家整合，如利比亚、也门；有的国家因少数教派主导统治引发合法性危机，最终促使统治者选择集权，如叙利亚、伊拉克。大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限制了民主机制的发展完善，使得民主制基本沦为形式。“后发国家的威权政治大多出现在各国现代化的初级阶段，主要通过经济发展绩效向民众‘购买’合法性，议会、选举等制度设施充当了高度集权的民主外衣。”^①因此，缺乏有效、包容、真实的民主政治是导致中东共和制伊斯兰国家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中东共和制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伊朗的政治体制相对完善。土耳其在二战后向多党民主制转型，已经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政党选举制度。长期执政的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将自身定位为“民主保守党”，在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的同时，寻求宗教与世俗间的平衡。^②但该党长期执政使得总统埃尔多安建立了魅力型个人政治，增加了土耳其政治的威权色彩。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建立了共和国与民主机构，这并不是来源于西方民主思想，而是“通过利用伊斯兰教传统的‘舒拉’（协商）和‘伊智提哈德’（公议）原则，实行伊斯兰民主框架下的三权分立和总统选举制度”。^③但因最高宗教领袖及其直属机构的权力明显高于民选的总统与议会等世俗机构，因此，伊朗政体的威权色彩要强于民主政治色彩。因此，土耳其、伊朗均属于偏威权的混合政体。

另一类是海湾君主制国家模式。海湾君主国能够实现政治稳

① 王猛：《阿拉伯国家剧变与“威权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7期，第39—46页。

② 王林聪：《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民主模式”》，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8期，第20—25页。

③ 刘中民：《拉夫桑贾尼时期的伊朗改革述评——兼论伊朗保守与改革力量轮替的政治钟摆效应》，载《中东研究》，2020年第2期，第83页。

定，并非仅因坐享石油收入，其结合自身国情推进的政治制度改革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沙特通常被视为中东最保守的国家，但实际上是“伊斯兰咨询君主制国家”，国王及沙特家族虽然拥有特权地位，但其权力受到限制，国家大事通常需要由国王、王室长老委员会、最高宗教会议集体讨论决定。^① 沙特在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改革中，重视发扬伊斯兰协商议事传统。1933年，沙特协商会议在原国王咨询小组基础上成立，至今已经发展成该国最重要的政治机构之一。沙特协商会议由国王任命的150名议员组成，四年一届，在制定法律、商议重大决策及向政府提供建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沙特民主的重要体现。^② 除了沙特，其他海湾君主国也不同程度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阿联酋是君主国中唯一的联邦制国家，为了确保各加盟部落的平等，阿联酋发扬部落时代的“帐篷民主”遗风，建立了由七个酋长国酋长组成的联邦最高委员会，协商决定国家重大事务；同时完善民意表达渠道，让民众充分表达意见、直接参政议政。^③ 近年来，卡塔尔推进政治改革，三分之二的协商会议人选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④ 卡塔尔前国王哈马德曾多次表示，不会照搬西方民主制度，要打造具有“卡塔尔特色”的民主，这在本质上体现了伊斯兰协商议事传统。^⑤ 相比之下，阿曼的政治体制带有较强的威权色彩，素丹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但从卡布斯国王开始，阿曼也以伊斯兰协商议事传统塑造

^① 王铁铮：《沙特阿拉伯的政治体制及其变革》，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54—55页。

^② 罗朝明、肖春艳：《中外协商咨询机构的丰富实践及其基本经验》，载《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28页。

^③ 钟志成：《中东国家通史：海湾五国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17—332页。

^④ 丁隆：《卡塔尔议会选举：海湾政治转型的里程碑》，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18期，第60—61页。

^⑤ 同③，第284页。

“参与性政治”，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空间。^①这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共同特点是，在维护统治家族地位的前提下，逐渐向普通民众开放参政议政空间。但并非所有海湾君主国的政治现代化实践都很成功。如，科威特是君主国中最早实施民主制的国家，但其议会内派系对立，政府经常面临组阁困境。^②反对派逐渐成为挑战统治家族权威的力量，使得民主制成为国家的分裂因素。但总体来讲，海湾君主国的政治现代化实践带有浓厚的部落主义、伊斯兰主义色彩，却因适应本土化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形成了和谐关系，从而对其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此看出，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嫁接”西方民主制的过程中通常会变形走样，基本形成了共和制国家不够民主、君主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却更具包容性和公正性的格局。相比之下，在“阿拉伯之春”中发生政权更迭的部分国家一度以西方民主制作为改革目标，但是民主转型过程中，其中央政府权威弱化，最终不得不实行“再集权化”。^③

总之，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都根据本国现代化需求对政治制度作了不同程度的创新性改造，但是否适应本国国情决定了政治改革能否成功。比较而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体现了协商民主与集中统一的有机结合，在本土化基础上对政治体制进行了较大的创新，也较好地处理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而一些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体制尚在探索之中，一方面体现为西方民主制架构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基本国情，另一方面体现为伊斯兰协商议事传统与部落文化中的民主协商和公正精神并没有真正融入这些国

① 韩志斌：《阿曼“参与型政治”的发展》，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8期，第48—53页。

② 钟志成：《中东国家通史：海湾五国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79—183页。

③ 田文林：《衰朽与动荡：“阿拉伯之春”十周年反思》，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3期，第3—17页。

家的现代政治体制，使其政治体制呈现不稳定的特征。从政治发展角度来讲，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体制都需要结合现代化的需要持续改革与创新，因此双方围绕现代政治体制模式的交流有其意义与价值。

四、经济普惠包容性增长是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目标

当今世界的贫富鸿沟总体上还在进一步拉大，这既表现在不同区域之间、国家之间，也体现在一国之内不同阶层之间。经济能否实现普惠包容性增长关系到政治稳定。中国式现代化是促进经济普惠包容性增长的代表性案例，而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普惠包容性尤具政治敏感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条件下，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路径，基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发展起来的。一方面，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积累了物质基础，为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不断深化细化社会再分配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成果更广泛、更均衡地惠及全体人民。“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①以精准扶贫为代表的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诠释了普惠、包容、公平、正义的发展理念，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关怀，为世界现代化贡献了中国经验。

经济增长缺乏普惠包容性是很多中东伊斯兰国家发生抗议甚至政权更迭的重要原因。以2011年“阿拉伯之春”为例，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并非没有经济增长。数据显示，2000—2010年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42页。

间，埃及的经济增长率在4%—6%之间，摩洛哥、突尼斯和也门的经济年增长率约为4.5%。^①但是经济增长却表现出显著的不平衡。2008—2009年度，埃及无力负担基本食物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为6.7%，农村地区则高达9.6%。^②埃及的青年失业率较高，大约87%的失业人口集中在15—25岁，大学生的失业率是没有大学学历学生的10倍。^③突尼斯发生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缺乏普惠包容性增长。突尼斯沿海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自由化与私有化改革中受益最多，但与农村的贫富差距却不断扩大。突尼斯的青年失业率高达40%—50%。^④需要指出的是，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多年之后，这些国家依然没有实现经济普惠包容性增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至新冠疫情暴发前，29.7%的埃及人口处于贫困状态。^⑤突尼斯、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也存在大量贫困人口。这是导致这些国家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

伊朗也面临经济增长缺乏普惠包容性带来的挑战。相对于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伊朗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在伊斯兰革命后建立的补贴救济制度起到了保障中下层民众基本生活的作用，但存在腐败问题严重、少数人受益最多的问题，成为引发社会不满的重要因素；加之长期受制于外部制裁、内部管理混乱、经济发展停滞，伊朗民众普遍面临贫困问题。2020—2021

① Hafez Ghanem, *The Arab Spring Five Years Later: Toward Greater Inclusivenes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6, p. 39.

② Ruslan Yemtso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Poverty in Egypt 2008–09: Withstanding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535951468236043325/pdf/602490ESW0P1180osed0May0230201200EG.pdf>.

③ Dan LaGriffe, “The Youth Bulge in Egypt: An Intersection of Demographics, Security, and the Arab Spring”,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Vol. 5, No. 2, 2012, p. 73.

④ Michele Penner Angrist, “Understanding the Success of Mass Civic Protest in Tunisi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7, No. 4, 2013, p. 548.

⑤ World Bank, “Poverty & Equity Brief: Arab Republic of Egypt”, https://databankfiles.worldbank.org/public/ddpext_download/poverty/987B9C90-CB9F-4D93-AE8C-750588BF00QA/current/Global_POVEQ_EGY.pdf.

年，伊朗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 2010—2011 年持平，而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降至 2004—2005 年度水平。^① 与此同时，高通胀和高失业痼疾难解。伊朗近几年发生抗议的次数有上升趋势，其核心原因是由于经济缺乏普惠包容性增长引发的民生危机。

海湾君主国长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在于形成了普惠包容的经济模式。这些国家的统治家族一般不会独占油气收入，而是将其中一部分收入投入社会民生领域，以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完善福利体系，这有效发挥了“社会安全阀”功能。^② 但海湾君主国的高福利体系高度依赖油气资源收入，尚未从整体上实现经济的多元化转型及可持续发展，也没有在创造生产性就业等议题上形成整体解决方案，使其经济的普惠包容性增长带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随着人口的增长与福利开支的不断增加，多数海湾君主国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迫使这些国家开始改革。因此，如何在经济多元化转型中确保经济普惠包容性增长的可持续性，是海湾君主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可以看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尽管国情不同，但都有促进经济普惠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和诉求。如何实现经济的普惠包容性增长是大部分中东伊斯兰国家谋求政治稳定、实现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这也成为双方推进现代化发展合作的共同议题之一。

五、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共同推进现代化的合作路径

在 2023 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

^① World Bank, “Iran, Islamic Republic, April 2022”,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65cf93926fd3ea23b72f277fc249a72-0500042021/related/mpo-irn.pdf>.

^② 冯基华：《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中东政治动荡中的海湾君主国》，载《当代世界》，2013 年第 5 期，第 50—53 页。

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① 在此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同时，这也是促进各国现代化发展合作的倡议。长期以来，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多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面向未来，双方可进一步深化合作内涵，推进现代化道路的理念沟通，加强政治制度改革的经验交流，共同促进经济的普惠包容性增长。

（一）围绕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展开对话

2010年以来，两个因素增强了中东伊斯兰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意识。一是发生“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国家并没有走上民主、稳定的现代化道路，有的陷入内战，有的政局持续动荡。这场剧变令很多中东国家对在西方干预下走西方现代化模式产生更多的质疑，不少国家的自主性意识增强并开始注重非西方经验。二是美国在中东主导力下降，中东国家整体自主意识不断觉醒。自页岩油革命以来，美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量不断下降。2021年，美国从沙特进口的石油仅占其进口总额的5%，从其他中东国家进口的石油微乎其微。^② 美国与中东产油国的能源关系已经发生本质变化，即从原来的供需互补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在中东的经贸投资地位逐渐被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超越。另外，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影响力下降。到2019年，

^①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新华社北京2023年3月15日电。

^② U. 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Oil and Petroleum Products Explained: Oil Imports and Exports”, <https://www.eia.gov/energyexplained/oil-and-petroleum-products/imports-and-exports.php>.

整个中东地区有 3.5 万名美国士兵，而 1991 年海湾战争时期，在中东美军人数高达 50 万。^① 2021 年，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令其对中东地区的威慑力进一步下降。结果是，无论在伊拉克、约旦、突尼斯、黎巴嫩、埃及还是土耳其，认同美国民主价值观的人的比例都下降了。^②

中国鼓励中东伊斯兰国家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习近平主席 2016 年赴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演讲时指出：“我们尊重阿拉伯国家的变革诉求，支持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发展道路。”^③ 2022 年 12 月，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强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理念，强调应共同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减贫脱贫”。^④

中东伊斯兰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意识虽有所增强，但是仍然对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存在明显的依附性。如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六国都保留着美军基地；沙特等中东产油国还是“石油-美元”结算体系的主要支撑者；西方现代化图景对中东地区民众仍有不小的吸引力。与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长期积累的综合实力与影响力相比，中东伊斯兰国家对中国的治理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与内涵尚存在认知不足。中国需进一步借助政府有关部门、智库、科研机构等多主体力量，设置双方共同关心的现代化

① R. Satloff, I. S. Lustick and M. Karlin, et al. “Commitment Issues: Where Should the U. S. Withdrawal from the Middle East Stop?”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3, 2019, p. 188.

② Munqith Dagher, “Middle East Public Opinion on the American Dream After Afghanistan”,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middle-east-public-opinion-american-dream-after-afghanistan>.

③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 320 页。

④ 《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https://www.mfa.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212/t20221210_10988459.shtml。

议题，搭建合适的对话平台，增进双方对彼此现代化道路的了解，增进中东伊斯兰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意识与能力。

（二）围绕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进行对话

受历史与现实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但双方在保持政治稳定、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方面有很多共同语言。对很多中东伊斯兰国家来讲，政治稳定是他们的核心关切。中国的现代化经验证明，政治稳定与建立何种形式的民主制度没有直接关系，而与是否有效解决民生需求、缩小贫富差距存在密切关系，还与政治体制是否真正具有包容性并体现公正、是否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创新为中东伊斯兰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

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也有其实践经验。前文已述，海合会国家尽管实行君主制，却成功地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这也打破了一些人对君主制是现代化对立物的刻板印象。君主制之所以在中东地区广泛存在，与这一地区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从社会组织来看，以部落家族为中心的中东社会有利于君主制的建立和延续。从文化上看，伊斯兰教也对君主制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①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君主制并不是古代绝对君主制的翻版，而是在融合了部落遗风、伊斯兰协商议事传统及现代政府治理理念等多元素基础上形成的有限君主制。中国与这些国家可以围绕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加强交流，深入发掘双方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加强交流互鉴。

（三）围绕共建普惠包容性经济展开对话

一些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成果为少数人享有，大部分民众难以充分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这种分配不公极易引发大规模社会抗议甚至演变为政治危机，从而

^① 黄民兴：《中东历史与现状二十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90页。

威胁政治社会稳定。部分国家的民生治理制度与体系仍需探索与改革，因此普遍产生了学习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强烈意愿。

以埃及为例，塞西执政之后，尽管承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减少贫困人口的比例与数量，但收效甚微。2020年，在新冠疫情影下，以年收入10 300 埃磅（相当于561.91 美元）的贫困线为标准，埃及贫困人口比例增至32%，此后的两年贫困人口比例略减，2022年降为27.9%。但埃及社会贫困的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比例长期明显高于城市。2022年，埃及农村贫困人口比例达到43%。^①与此同时，埃及政府在减贫方面也有很强的紧迫感，试图加快减贫步伐。在联合国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上，埃及承诺未来将在教育、健康、妇女就业等方面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以期达到在2027年消除贫困与饥饿的目标。^②塞西也多次表达了希望学习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经验的愿望。两国可在减贫、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理念、实践与制度方面加强经验交流，助力埃及经济政策优化与社会保障体系改进，帮助其提升经济模式的普惠包容度。

除了埃及，还有一些中东伊斯兰国家面临青年失业率较高的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2019—2022年，阿拉伯国家的青年失业率从22.9%增加到24.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③除卡塔尔与阿联酋的其他海合会国家青年失业率都明显高于其全国平均失业率。如2022年，沙特15—24岁青年失业率达15.96%，

^① “Projected Poverty Headcount Ratio in Egypt from 2018 to 2023”,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237041/poverty-headcount-ratio-in-egypt/?kw=&crmtag=adwords&gclid=EA-IaIQobChMIsJCz1J6lgwMVzvtMAh01qgo6EAAYASAAEgJkh_D_BwE.

^② “Egypt Working to End Poverty, Hunger by 2027”, <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magazine/october-2023/egypt-working-end-poverty-hunger-2027>.

^③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22: The Arab States”, https://www.ilo.org/wcms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853324.pdf.

全国平均失业率为 5.59%。^① 尽管与前几年相比，沙特的青年失业率有所降低，但并未从根本上改观。伊朗也面临年轻人就业难、高学历人才难以充分就业的挑战。中国可与这些国家在创新驱动增长、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等方面设置议题，加强交流，共同探讨提高青年就业率的有效方案与路径。

六、余论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共享发展机遇的理念与追求。“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开展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阔步前进。”^②

本文对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作了初步的比较，回应了双方现代化的核心主题与主要关切，同时为双方合作路径提供了引导。通过比较看出，是否发展出对本国现代化的道路自觉，对现代化进程的成败有重要影响；政治制度是否结合本国国情与历史传统进行本土化改造，对政治现代化的成效具有重要意义；经济是否实现普惠包容性增长是现代化是否稳定可持续的物质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进一步得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均体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模式，证明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特征，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还体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性。双方可在尊重彼此现代化模式差异的基础上加强对话、相互借鉴，在

^① Saudi Arabia, “Youth Unemployment Rate from 2003 to 2022”,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812955/youth-unemployment-rate-in-saudi-arabia/>.

^②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新华社北京 2023 年 3 月 15 日电。

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下通力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推动构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发展命运共同体。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Middle Eastern Islamic Countrie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bstrac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requires strengthening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of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paper takes Middle Eastern Islamic countries as a case study and compares three topics: conscious selection of modernization path, localized innova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Middle Eastern Islamic countr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ether the modernization path is chosen consciously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Middle Eastern Islamic countries, the localized innova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s crucial to the steady proces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is the material basi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se three topics represent the common concerns of China and Middle Eastern Islamic countries in their modernization drives, and the two sides need to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shelving differenc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ranscend the discursive prejudice and perspectival limitations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objective realities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Middle Eastern Islamic countries, to identify common discourse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oderniz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to strengthen the

exchange of modernization ideas and the sharing of experiences.

Keywords: China; the Middle East; Islamic; Modernization